

(上接 A14 版)“既没有游玩的兴致,兜里也没多少钱,每个海港感觉都差不多。”邓文涛说,“休整期每天要上船报到,只能在港口附近瞎转悠,不能跑远。”

他被巨浪卷进太平洋

1991年河南启动船员劳务输出,邓文涛是全省首批远洋海员。22年来,他有16年漂在海上,其间回过4次家,平均每次停留一年半。上周见面时,他在收拾行装,准备再次远行。飞往斐济的机票已订好,就在7月15日。

读者看到这篇文章时,邓文涛应该正在南太平洋上劈波斩浪。

行李很简单,一个箱子,几套单衣。他这次特地准备了几斤茶叶和两瓶茅台。茶自饮,酒送人。“船上不允许喝酒,也不卖酒,为了保证工作效率,也为了避免船员酒后起冲突。”

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老邓,提起多年前一个印尼船员的悲剧,唏嘘不已。“那个孩子还不满20岁,那天闹肚子,图省事在甲板就地解决,结果被卷进了海里。”他回忆,当时其他船员都在各忙各的,直到两个小时后才发现少了一个人,赶紧回头去找,只剩

海风呼啸。

被巨浪卷进太平洋的,还有邓伟。他今年刚过而立,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9年前的惊魂一刻,险些让他永远无法再享受天伦之乐。邓伟回忆说:“那天浪特别大,船颠簸得很厉害,船尾的部分缆绳被意外打到了海里,万一绞住螺旋桨,非常危险。”他和一个四川籍船员去收缆绳,遇巨浪突袭,双双跌落入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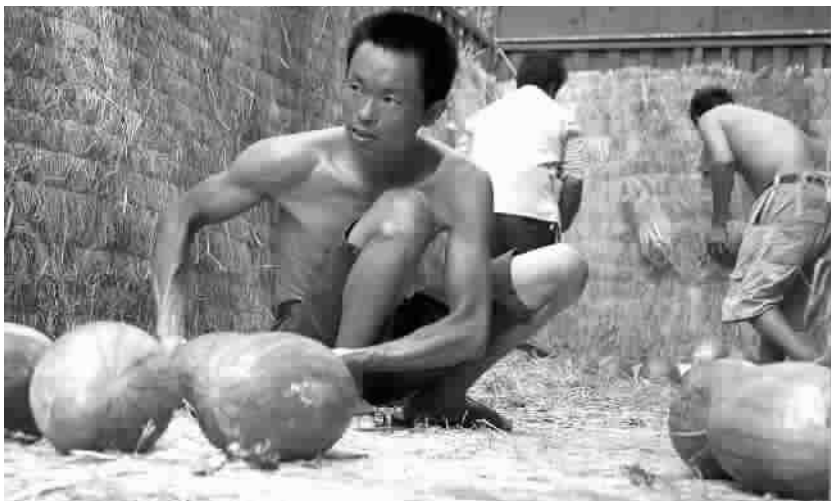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坚持了大概20分钟,快要筋疲力尽的时候,被救上了船。”邓伟彻底瘫软在甲板上,整个人好像都被抽干了,依稀听到有同伴说:“这家伙,命真大。”然而,另一名船员刚跌

下海就被螺旋桨打晕,不幸遇难,年仅18岁。

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,其实不全面,在赤道海域就常常风平浪静。“纬度越高,气温越低,风浪越大,但海鱼的品质也越好,究竟选择哪些海域作业,也挺让人纠结。”邓文涛说,至于海盗,从来没碰到过。“不是我运气好,而是那些海盗胃口大,主要盯着货船抢,看不上我们这些捕鱼的。”

有一回渔船进港前,一群老外突然冲上甲板,凶神恶煞般拿枪指着邓文涛,让船员双手放在脑后,全部蹲下。“不是海盗,是海警,查走私和贩毒的,虚惊一场。”

“海员村”变形记



■ 邓海超有12年远洋经历,今年决定留乡发展

邓文涛说:“当海员,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营生,我永远不喜欢。”以海为家20多年,此时此刻仍在船上,他还是做不到“干一行,爱一行”。

他最早从余庄走向远洋,带动同村年轻人陆续出海淘金,“海员村”的形成,离不开他的榜样效应;现在,全村却只剩他一个人还坚守远洋,硕果仅存。

“海员村”已变形。其他人,都去哪了?

从远洋转战近海

邓海超、邓文涛等资深海员坦言,远洋船上的中国面孔近年来确实日渐稀少,其中相当一部分转移到浙江、山东等沿海省份,在东海、渤海等中国近海捕鱼。比如邓伟、邓恩强、邓恩胜和陈金党4个80后小伙,3年前来到舟山。除邓恩胜外,其他3人都有远洋经历。

可以化解思乡之苦,是转战近海的最大好处。“不用再像以前那样,几个月杳无音信,几年才回一次家。”邓伟说,现在离家近多了,开车只需十几个小时。“每年固定回家两次,第一次是过春节,能休息十来天;第二次是禁渔期,海域不同,捕捞品种不同,起止时间也不同,一般集中在春夏两季,持续两三个月。”

他们平时租住在舟山,每月赶两次大潮汛出海捕鱼,每次持续8至12天,其他时间可随时和家人联系。

看似工作天数不多,其实强度相当惊人。尤其到了八九月份的旺季,禁渔期刚结束,鱼多得来不及捕。“每天至少工作22个小时,十多天连轴转,歇两天,再来一轮。”这种可怕节奏,要持续近3个月,一个月能挣1.5万元。即便是淡季,也有四五千元进账,对低级别远洋船员比较有吸引力。

再过十多天,旺季将至,4个小伙又会踏上前往浙江的火车。

上岸后另起炉灶

另一些海员上岸后另起炉灶,鲁振晓是典型代表。他既去日本北海道钓过鱿鱼,又在我国东海抓过螃蟹,最后还是和妻子一起,选择了河北一家钢筋拉丝厂。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,稳过万元,小日子过得挺滋润。

“最近几年,国内打工的收入明显提高了,不需要再去海上吃那么多苦。”鲁振晓

透露,近海捕鱼不仅辛苦,而且伙食差。“出海时船上会带一小块肉,不到两天就吃完了,接下来顿顿只有一个菜:小黄鱼做的鱼干,吃到后来直想吐。和远洋轮上的三菜一汤,没法比。”

邓海超和李建辉则决定留在家乡发展。上周三,他俩从社旗县下洼乡周庄村批发采购了十来吨西瓜,花半天时间装货。第二天一早,结伴开着大货车,直奔浙江绍兴。

跑货运是李建辉的主业,邓海超临时帮忙,赚点外快。他有12年远洋海员经历,今年春天刚回来,不打算再出海。

早年在呼和浩特打工时,邓海超掌握了当地马奶酒的进货渠道。这次一回家,他便兴致勃勃地开车去内蒙古,进了一批马奶酒,打算推销给南阳的一些饭店。“试试吧,希望能打开销路,反正在哪里赚钱都不容易。”邓海超坦言,自己除了开船当大副,没啥别的专长。“就拿英语水平来说,不需要考核,平时很少用,所以没进步。”

劳务中介不靠谱

“海员村”里有过远洋经历的,属邓帅和李建辉年龄最小,出生于1990年。更年轻的90后,有不少已经踏上了打工之路,却无人愿意再驶向远方。

除了距离、孤寂、性价比等因素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令年轻人望而却步——劳务中介鱼龙混杂,有相当一部分不太靠谱,拖欠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。

远洋船员劳务输出时,涉及三方——渔业公司(多数为外籍或港澳台籍)委托劳务中介公司(南阳本地或外省都有)招聘船员。工资经中介提成后,再转交给船员。中介只需做做广告磨磨嘴皮,便可获丰厚利润。由于准入门槛低,劳务中介市场越来越混乱,淳朴的农村小伙难辨真伪。

就连经验丰富的轮机长邓文涛,前年也被忽悠了一回。“一家南京的劳务中介公司拖欠我6万多元工资,公司没倒闭,但我就是不要不回来。”

还有些中介公司,没等船员归航,便溜之大吉,也不知是经营不善,还是携款潜逃。诉诸法律,劳心劳力,许多船员觉得数额不算太大,便忍气吞声。

久而久之,劳务中介的名声每况愈下。邓文涛说,以前路边有很多船员招聘广告,这两年都消失了。招不到人,不少中介公司也纷纷关门。 本报记者 曹刚

家,比海大

2001年,邓海超首次出海。2005年回家,经人介绍,认识了小自己4岁的女孩田玉雪,3个月后结婚。2006年,儿子邓俊峰出生,没来得及给他过周岁生日,又要启航。二度归来,已是2009年。次年,女儿邓俊雅降生。

村里的70后、80后甚至90后父母,几乎都愿意交罚款生二胎。回家结婚,生孩子,完成任务后,马上出海赚钱;再回家,又生孩子,继续出海。这是大副邓海超的生活写照,填满了忙碌、辛劳和思念。家庭妇女田玉雪的这些年,又何尝不是?

一个电话盼了14个月

丈夫每次一走就是3年多,要等很多天才能接到一个报平安的电话。最久的一次,她盼了14个月。在海上,没法联系,根本不知道爱人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,那里的风浪大不大,金枪鱼多不多。船上有卫星电话,但是太贵,打一分钟要将近100元。即便到了春节期间,船长也不允许船员打电话。

相思很苦,田玉雪顾不上这些。家里的两个孩子要养育,公公婆婆二老需要照顾,还有一亩半农田等着打理,一大堆家务活压在肩头。去年,她又在自家开出小杂货店,取名“余庄超市”。货架杂乱,她忙得来不及整理。

常串门聊天,不太闷

独自操持一大家人的生活,很不容易,劳累和孤单在所难免。田玉雪没有怨天尤人,反而展现了出人意料的乐观。“左邻右舍的关系都不错,我经常串门聊天,一个人不太闷。农村在这一点上比城里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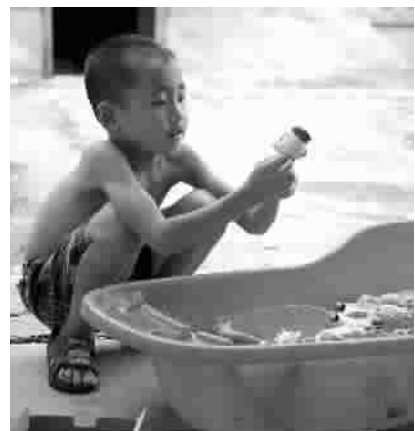
田玉雪说,就算丈夫不去远洋轮,也会去国内其他地方打工,最多一年回家一次,忙起来照样好几年才能回来。“当然,如果在国内,我可以陪他一起打拼,但是孩子怎么办呢?不想让他们当留守儿童。”她补充说,“老公在外赚钱养家,我在家全身心照顾孩子,已经算不错了,有什么不满足的?”

自顾自找唐老鸭说话

“长年累月在海上漂,每次回来都觉得和社会严重脱节,反应比较慢,做人太实诚,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。”田玉雪特别担心丈夫



■ 家人殷切的期盼,是邓海超漂泊在外的最大动力



■ 父亲邓海超常年在外,邓俊峰早已学会独自玩耍

做生意被人骗。

另一个让她操心的,是邓海超和子女的亲情关系。“他就算难得在家,也不陪他俩玩,孩子们和爸爸不太亲。”她不希望隔壁的剧情在自家重演——邻居邓文志是河南省首批海员,这些年总是不在家,回来没多少天又要出发。“他女儿读初中,还不肯喊‘爸爸’,整天叫他‘那个人’。”

采访那天,邓海超不在家,去浙江送西瓜了。问邓俊峰:“爸爸去哪了?”他满不在乎地笑着说:“不知道。”继续自顾自地聚焦放满水的澡盆,和唐老鸭说话。

本报记者 曹刚



■ 田玉雪在自家杂货店门口和邻居们拉家常

本版摄影 曹刚